

文
论
天
地

拓展文化散文的精神空间

马平川

文化散文作为新的散文创作力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勃然兴起,一时蔚为大观。这种散文以文化视角观照社会人生,交融着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丰富和拓展了散文的审美空间。一大批优秀的散文作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奉献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达到散文史中的一个高峰。尽管如此,当前文化散文的创作中存在的种种局限与缺憾却不能被忽略。特别是读者审美期待已经达到饱和和状态时,文化散文的滞后、低迷乃至审美疲劳就不可避免了。文化散文一方面固然体现了某种创新意义,但另一方面模式化的痕迹似乎愈来愈明显。冷静客观的考察分析其不足与症结,这样有利于我们对文化散文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全面的把握。

当下,不少人都作文化散文,却丢失了散文的精髓与实质,文化成了散文的“胭脂”。作家用软软的刷子蘸取神奇的“文化胭脂”,巧妙地以深浅色彩层次轻轻扫过,晕染开来,把散文苍白或蜡黄的脸,顿时打造成一张甜美的或酷酷的绝美面具。散文因文化而红润丰满。文化成了散文的“花椒面”,撒一把低温烘焙,顿时香气浓郁。在散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背后,在散文色泽红亮的背后,表现出的恰恰是文化散文没文化。

文化散文的魅力首先在于它给读者带来的思想力量以及感染力。文化散文中的“文化”,在我看来,就是将无形的“文”通过不同的方式“化”入人的灵魂,滋养丰富人的心灵。这里的“文化”,不仅仅是指那些具体的历史文化知识,它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存在,是一种“文以化成”的朴素、温暖、敦厚的生命情怀,更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人生感悟。文化是充满活力的生命基因,暗地里决定着生命的程序、生长和发展。文化的力量就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总有一道光茫如影随形,这种光芒就是文化的光芒。浸润、润泽和洗礼着我们自己的

内心,给我们充满浮躁、焦灼和困惑的灵魂得以慰藉和安妥,获得心灵的快乐、自由与充实。文化散文不能靠几本旅游小册子,或在互联网上复制、剪切、粘贴的快捷方式把散文做大做强,不能一副君临天下、治国理政的模样,大众都变成他俯视下的芸芸众生。站在历史废墟上,吟诵古人诗词,一阵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呐喊,靠虚张声势来充当激情昂扬。其实这不过是作者心虚,为自己壮壮胆而已。

文化散文大都以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的。黑格尔曾在《美学》中说过: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孤寂、沉默的灰烬里面埋着曾经过去燃烧的烈焰。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挥散的余温还能给我们一丝的温存。去努力发现埋在这堆灰烬下的暗火显现出一颗钻石来。文化散文所标举的艺术精神,是一种人生审美体验和精神境界。史识是文化散文的灵魂。用文化映照史料,以精神穿越写作。本真意义上文化散文的“大”应是一种宏阔博大的文化视阈和胸襟,具有内在的精神风骨、思想质地和生命气象。文化散文的写作,是关乎人生和生命意义的写作。是文化审美烛照下的历史反思与感悟、灵魂的探寻与追问。这也最容易抖落作者自己家底,如果作者库存不殷实,三两下就捉襟见肘,狼狈不堪。在创作中,厚重的生活积累、传统文化的积淀、艺术才情以及不同凡俗的视角至关重要。作者个人的学养、情怀、激情、想象力等却被长期忽略了。这些看起来很虚的东西,恰恰都是与文化关怀联系在一起的,这对于成就一篇优秀作品往往是致命的。

没有敏锐史识的散文,只不过是——一堆芜杂粗糙的史料。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太多了,面对司空见惯的风景,我们常常感到走投无路。而从一条崎岖小路出发的人,却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风雪夜归人的温暖,风雨故

人来的欣喜,历史的一幕幕烟雨如在眼前。能否找到并叩开隐秘在历史与现实夹缝中的那扇门,这对作者来说尤为重要。文化散文说到底真正带有生命个体情感的辉映与共鸣,是历史的涛声拍打心岸的回响,是“与心徘徊”,“乘物以游心”的性灵写作。文化散文要从生命体验出发,不是从史料出发,不能被史料牵着鼻子走。在历史语境与主体心灵这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张力与互动,并在这种张力中穿越史料的羁绊,实现作家性灵和审美的“软着陆”。一些作家在叙述中,对史料的开掘缺乏新的精神价值,缺乏生命体验与独到的发现和见解。在约定俗成的说法和人所共知的定论中“打转转”,层层叠叠,密不透风,兜来兜去,弄得筋疲力尽。就如同一头蒙着眼睛整天推磨的毛驴,在磨道里不知疲倦的留下一圈圈蹄印,却永远走不出一条直道来。

文化散文中的书卷气是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与开阔的胸襟为基础的。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作者为了追求书卷气而沉迷于故纸堆中,一味的旁征博引,摘章断句,读起来沉闷、沉重,缺乏生机与美感,麻木了读者的想象力和激情。书卷气不是掉书袋,不是堆砌知识,不是大块凝固不化的史实。书卷气应该是无处不在的精神气息,纵横跌宕在历史的景观或物象中,一团氤氲地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是从深厚的学养中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的。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相当一部分散文把笔墨集中到对历史背景和具体史实的客观呈现上,停留在一般的感慨追忆、寻古访幽上,停留在一般传统散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单一层面的表达上。没有为我们提供“时代精神”的深刻性、整体性和复杂性,靠作者有限的生活经验、知识经验和价值判断力,无法将历史提供的精神资源

进行解构和重构。没有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上升到一种宽阔的精神视阈的高度来把握,更没有将潜在的丰沛的精神内蕴有效地凸现出来。如何以宽阔的视野和更远大的眼光审美化、艺术化地容纳社会历史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在感应契合中交织碰撞出独到的富于生命体验的思想亮光。走向清晰、透彻和辽阔。这则完全取决于作者对于社会历史的深入程度和理解力度,取决于对现实生活是否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鲜活生动的人生感受。

在审美处理成形的过程中,作家要将自身的经验以及情感投入作品,实现主观情志与客观物象的形神相融,神与物游的深度融合,在灵魂的对接触摸,精神的契合呼应中,沛然而出一股人文情怀与现实关怀。这就要求作家具备相当重要的认知与审美能力。毋庸讳言,一些作者在运用史料、组织素材过程中缺乏统摄与整合,开掘与熔铸。感情、认识要附丽在史实之上。如果缺乏最典型、最新颖、最具说服力的史料,材料不能充分说明自己的见解,认识的简单化和片面化的结果,就会造成史实与认识脱节的“两张皮”现象。

散文的文化精神不仅仅是用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怀去触摸历史的沧桑和永恒,更应着力于对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弘扬和重铸。文化散文创作的良知应该是对核心价值的守望。要体现出崇高的生命价值和精神风骨。要从审美的愉悦和激动中,从心灵的感应和共鸣中,牵引和提升着人向精神高地不断攀升。在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坐标中找到了自己的制高点,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与民族文化血脉的相通点,在个体精神与时代审美中找到自己表达的中心点,真正使文化散文获得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和艺术能力,这也是我们对文化散文充满期待的地方。

生存价值问题是文学艺术创作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人的价值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这种统一,使人努力构建自我价值,发挥自我价值,贡献社会,从而实现社会价值,最终实现人的生存意义。歌德说过:“你若要喜欢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爱因斯坦也说过类似的话语:“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该看他取得什么。”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众多文学作品对生存价值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徐坤的《八月狂想曲》、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衣向东的《吹满风的山谷》、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鲁敏的《逝者的恩泽》、刘涛的《最后的细致》、迟子建的《清水洗尘》、兆影的《红豆粘糕和奔跑》、苏瓷瓷的《李丽妮,快跑》等等,从不同方面对表现对象予以体现历史流向的生存价值判断,或者在自我价值塑造方面,或者在社会价值构建方面,或者在合理享受生活方面,予以深刻地生动地艺术展现,使作品生发出耀眼的光彩。

人的自我价值是构建人的社会价值的基础。人的自我价值涵盖人的品格高度、能力水平、文化层次等要素。这些要素整合起来,达到一定高度,才能有效改造世界,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因此,不少作品注重人的自我价值的构建。《清水洗尘》写一个孩子自主意识的觉醒,属于自我价值的构建。腊月二十七是孔镇放水(洗澡)的日子,多年来,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孩子天灶一直在这天里做着烧水、倒水的活儿,可是他从从来没有拥有一盆真正属于自己的清水洗澡,都是就着别人洗过的水草草洗一遍,完成一年的清洁仪式。这样,同伴还讥笑过他,因此,他讨厌过年。可是“今年我要用清水洗!”他下了决心。他达到了目的,感到特别好,从来没有过这种舒展和畅快,不再讨厌向他走来的年了。众多作品把焦距集中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中揭示出厚重的社会价值意义。《松鸦为什么鸣叫》叙事的内容很日常生活化。伯伟是个没有文化,生活在深山里的一个残疾农民。被他救助的人,都是些平常人。说到救人的动机,绝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说得极为平常:“我只晓得翻了车应该帮

助别人一把,我从来就是这样,不管是夜里还是雪天。”可是在这些日常生活化了的活动,作者却开掘出了背后的深意。他救人不仅不图利,从没收过人家一分钱,还常常搭上饭菜。这样叙事,凸显了伯伟坚守地獄路口,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的厚重的社会价值意义。合理地享受生活,在生活中获得快乐、甜美和幸福,对于解脱烦恼、消除颓丧,对于焕发斗志、振奋精神,对于塑造自我价值、构建社会价值,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合理地享受生活、愉悦生活,本身就具有生存价值意义。迟子建的《芳草在沼泽中》,一个叫刘伟的青年为了解脱机关工作的烦恼、失恋的痛苦,利用机关休假日,到中原一个清静的芦苇区景点去旅游,大自然的清静、农村劳动的尝试,使他感到无限欣悦,特别是芳草洼那个女知识青年,热情、大方,善解人意,对人宽容,在艰苦环境中永远怀着美好的憧憬,使他在沼泽中发现了神奇的芳草,净化了自己的心灵。

这些作品的出现说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文学艺术创作生存价值意识开始回归,因此,不少作品不仅获得了生存意义,而且闪放出动人的光彩。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一个现象,即仍存在着集中表现为生存价值、生存意义的弱化、消解、虚无。一些作者不仅躲避崇高,而且对真正的崇高也进行嘲笑、讥讽与亵渎。一些人热衷于“蹲下来看世界”,把兴趣完全降低到人的下半身,极力去寻觅人性的“原初地带”,只从原欲、性欲的视角审视人生,“单纯表现那些动物性的方面”。一些人一下子投身到低俗的怀抱,声嘶力竭地叫喊“我爱金钱”,肆无忌惮地宣扬拜金主义。凡此种种,不仅使一些文学艺术作品苍白、平庸,而且患上了严重的“精神萎靡症”、“灵魂缺失症”。

只有对表现对象给予生存价值判断,开掘出其中蕴涵的生存价值意义,摒弃无意义写作,文学艺术才有可能充满无限生机和灿烂前程。过去的创作业绩证明了这一点,当下的创作,需要进一步证明。



山歌剧:梅州的文化名片

唐 栋

看过广东梅州山歌剧团近日在北京上演的山歌剧《桃花雨》,十分高兴!我坚信山歌剧是梅州的一张非常漂亮的文化名片。欧洲人接待宾客的最高礼仪是请您看戏剧,看歌剧、看舞剧、看音乐剧。尽管目前我们国民还没养成这样的文化习惯,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梅州的山歌剧会成为梅州接待宾客的文化招牌,并受到不同语系的观众的青睐,受到不同肤色的观众的赞赏。理由很简单:山歌剧,很美!

《桃花雨》是一台好戏,我看好这个戏主要有四点理由:第一,它是当代题材的作品,为什么这么说?作为一名编剧,我知道编剧的酸甜苦辣,现代戏难写。第十届广东省艺术节筹备期间,文化厅遴选剧本的时

候,发现很少有当代题材的剧本,大部分是历史题材的。这不光是广东的现象,目前全国都大同小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有我们多年来文化体制上的松紧度和观众比较挑剔等等原因,编剧们都不愿意去写当代题材,都在有意无意地逃避现实。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观众渴望有这方面的作品出现,这就形成一种矛盾。山歌剧《桃花雨》是写当代题材的,它直面生活直面改革开放,我们对编剧的勇气应该给予鼓励,应该给予首肯,它不仅仅是一部主理有积极意义的作品,我们还从中看到了浓浓的客家风情、世情和人情。第二,呈现在舞台上的《桃花雨》,是一部相当优美的画卷,美的场面、美的音乐、美的山歌、美的演员,一切都非常美!这种美感看不到人为的痕迹,是一种朴实的自然的扑面而来的美感,达到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第三,《桃花雨》塑造了桃子这样一个既有当代意识又有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这样的形象目前在戏剧舞台上不多见。这个人物塑造的成功,就把整个戏撑起来了。第四,整个表演团队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特别优秀两个男女主演,非常优秀,全国的文艺团体有这样两个男女主角的并不多见,形象好!唱功好!做功也不错!

山歌剧说穿了就是我们中国的民间音乐剧,客家的音乐剧。《桃花雨》的文本贴近现实生活,音乐悠扬悦耳,演员青春亮丽,舞台美轮美奂,有市场潜力,观众会喜欢的。

影
视
作
品
应
当
守
法

当前不少影视作品,对违法犯罪的镜头过于渲染,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容易产生负面导向。

一是枪支弹药过多过滥。剧中人物动辄就会掏出手枪,开枪也是家常便饭。在我国,对民间收藏枪支是明令禁止的,非法携枪者涉嫌违法犯罪,对持枪行凶者更是严加惩处的……影视作品虽然是艺术作品,但也应该注意导向。

二是超车、飙车太厉害。影视里的那些主角人物,动辄就会把高档汽车或摩托车的油门开足,似乎不超车、不飙车就无法显示人物的个性。

影视作品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也不能脱离生活,更要注意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文艺工作者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希望我们的电影电视尽可能少一些这样的“刺激”镜头,努力的靠精心的构思、巧妙的情节吸引观众。

上海银瓶动画制作有限公司

朱世荣

看台人语

欢迎来稿——编者
栏目传真:010-65368588
电子信箱:2009ktry@163.com

文化下乡,农民朋友也登台

最近我到江西省某县农村,发现这里的农民朋友参与文化下乡的热情很高,他们不光观看演出,还踊跃登台表演,有的地方还因此打出了“文化下乡,有才你就来”的标语,观众的参与使活动人气高涨。

文化下乡对于活跃农民文化生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有意义,同时,随着农民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一些有文艺细胞的农民希望有一方展现自己才华的舞台,有的能和城里的演出团体试比高低。文化只有互动和参与才能活跃起来,才能深入人心,文化下乡不是单向的,农民朋友也渴望登台亮相,他们不仅是文化的接受者,也是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文化下乡时,千万莫忘了请农民朋友也登台!

江西安远县委宣传部 赖世春

创
作
心
语

心灵放归老村落

乔林晓

着左右,它恍如一块巨石,重重压在心头,着实让我喘不过气来。在好几年的日子里,几乎是过着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人生的艰辛与苦涩也正是在这一时间里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直到终于有一天,真正安顿下来之后,才算真正有了机会追忆往事,思索人生。

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浮华、热闹、而又贫乏的时代,诗意的朦胧已经消退殆尽。灰色的尘世,灰暗的人情时时让人辨不清眼前的一切,长期置身其中令人有郁闷、窒息之感。生活在喧嚣、嘈杂的大城市,让人时刻有迷失自我的感觉,比肩而立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人群车辆、铺天盖地的广告标语,再加上喧闹嘈杂的商场、娱乐场,这一切扑面而来,人的心理只是随着周围的声音本能地跳动。

人生在世,经常会被各种琐碎繁杂的事务所缠绕,要想从中腾出一片空闲,享受精神上的清静,必须狠下心来,彻底推掉其中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而当我的思想真正平静下来之后,家乡的山光水色、民风民俗、人情物理便会浮现在我的脑际。用心地去追忆它,细心地去品味它,心底不时会泛出一阵阵激动的涟漪。而当拿起笔,将这些记忆的碎片用文字表述出来时,我又从中似乎体验到了真真切切的生活,那才是诗意的葱茏,令人心醉的岁月啊。每这时,曾经

的焦灼、失落与人生荒废感猛然之间便会抖落许多。《老村落》(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的文字看上去散漫随意,其实,内在却有许多关联。老村落是我虚构的一个载体,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的代名词。文章中出现的一些人名都是虚构出来的,但其中贯注的情感却真实、动人。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更好地把我

对家乡的那份真诚而深厚的情愫表现出来。在我的内心深处,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人情都是天底下最美丽、最纯净、最动人的。

一个漂泊他乡的游子,在阅尽了滚滚红尘中纷繁复杂的人生、人世之后,回过头来,重新追忆儿时在家乡度过的那些岁月,一切是那般地单纯、明净、真切、鲜明与动人。

在我的记忆深处,家乡的过去、童年的岁月是永远说不尽、道不完的。



山歌剧《桃花雨》剧照

专家把脉中影产业发展

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国产电影论坛之“改革与发展——中影集团创作格局及产业发展”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

作为国有大型电影企业,中影集团成立10年来,不断推行产业化改革,加大对影片的创作生产和营销策划的投入,拍摄了《张思德》、《云水谣》、《赤壁》、《梅兰芳》、《疯狂的赛车》、《南京!南京!》等影片,这些影片有效增强了中国电影的市场竞争力,扩大了中国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和票房份额。研讨会上,专家们认为,目前中影已经形成体现时代主旋律的主流影片、艺术片和商业片并列的创作新格局,初步实现了全球华语电影资源的整合。中影集团应在具有各种优势和资源的条件下,继续打造中影品牌,增强核心竞争力,发展常规主流商业电影,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文化建设的责任。

(李 文)

全国新农村少儿舞蹈展演在京举行

由中国文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主办,中国舞协承办的“向祖国汇报——全国新农村少儿舞蹈展演”近日在京举行。此次展演是“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实施3年来教学成果的集中展示。该美育工程由中国舞协于2006年启动,至今已在全国29个省市举办了150多个舞蹈教师培训班,惠及农村少儿上千万人。

(张 健)

刘瑞明书奥运火炬手作品展在北京启动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一周年之际,由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主办,中国当代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书法家刘瑞明书北京奥运火炬手书法作品巡展启动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

刘瑞明是当代知名的中年书法家,他多年临碑摹帖,注重创新,频出精品。这次作品展凝结着刘瑞明先生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执着追求和极大热情,饱蘸着他对火炬手的崇敬和爱慕之情。从去年5月4日奥运圣火在祖国三亚传递开始,他挥毫记录下每名火炬手的光彩瞬间,有的作品反复书写四五遍,历时14个月,完成了这项长达26公里、近60万字的浩大书法工程。

(常露文 徐友金)